

王利貞著

溪

水

(小說集)

詩經文庫

兵士的一夕話

太陽掛在楓林角上的時候，我們開始了我們的閒步。

滿地都是乾草和枯葉，照在斜日裏更現得焦黃可憐；風兒帶着尖利辛酸的氣味吹來，拂着人面，不禁肅然有寒意；歸鴉在那黃而紅的葉上面，飄飄的樹林裏，一時飛着，一時啼着，似還不知秋天已到了的樣子。

我們三個人：君越、子楚和我默默的走着，心中模糊地不知想些什麼。有時村狗的吠聲，腳底下窸窣的聲，略引起我們一霎時的聽覺；但浪花一沫，依然引不起我們談話的興趣。

『人生真沒意思！什麼是幸福？什麼是快樂？造物者幾曾爲我輩預備。將一枝紅梅，把春色送到人間，綠了幾何時？紫了幾時，明媚清光，至今又在何處？我們總算是像嬌花像嫩柳的青年吧！啊！幾時又不同我們足下的草兒葉兒一樣？幾時又不碎了，腐了，伴入豬矢，揉入污泥，滅了，消了！春色換秋色，少年易老年，我們原只是自然的玩偶呵！』

沉寂中不知怎樣的感觸了君越的悲懷，驟然的發出這一套差不多背誦得的話。

「此世界何處尋同情呵？」我們依舊沉靜地進行。

我們走的是一條通S水的鄉村大道，約莫有幾十碼寬，二三里長，兩邊如秋花般的陳列着幾家農舍，間也有一二所樓屋，很傲慢的睨視着。近河邊的幾家人家，門口都插着一枝暗灰不堪的紅色尖角旗，板門開着，供奉神龕的草堂裏，聚着五六兵士，或很用力的擦他的槍桿子，或三五堆，搶着打紙牌；領弟妹在門前玩耍的村女，一個個躲了不見，只剩得幾個老婆婆，勉強的招呼他們。

這時我們已到了江上。秋雨連旬，江水復漲，雜錯地列着許多帆船，划子，商船，兵艦，顯示這C.S.城是一個通商大埠。商輪上中二層，欄前都障着很厚的鋼板，上層官船及大餐室，尤其佈得嚴密風也不透。兵艦停泊對岸沙洲相近處，觀望台頂斜風飄着一張太陽旗子，從艙中架起兩尊黑漆大砲，儼然神聖不可侵犯。同他距離一里之遙的河上，也停着一隻條紋旗子的淺水艦，遙遙對着。

帆船很零落的載着幾個兵士和少數鄉人。划子則完全爲裝對岸軍人用的。碼頭上半黃半綠樹蔭下，雜錯的坐了八九個兵士，打槍柄唱他們的四川小曲；疏葉裏漏下來的光線，照在槍上鎖鐵處，閃爍不住的放光。有時他們橫着眼，對我們一望；我們的眼光，不期的避過去，看對面山色。

「雲風不測，人事真快，江上不一月，事實大變了。」

「唉！好一個變化的世界！」子楚眼對 y 山，惘然歎息，又引起君越愁思了。

「的確！無盡無極的變化世界……」

他似乎忽然在此有所悟了，復接着說道：

「滴滴的青山，只渺渺地，焦焦地；親親的朋友，只疏疏地，冷冷地；是顆心，轉過頭來誰曾相識？是個青年，百年後一坯黃土！青青陽柳，軟軟白雲，誰曾見青到底，軟到底！高高樓房，巍巍山崗，又誰見他高入雲霄，佔據永久！一瞥！只電光的一瞥！滄海桑田，桑田滄海，南來北去，南去北來；原只是宇宙的一瞥，原只是宇宙的一變呵！」

「拿着刀背着槍的人們呀！你們雄糾糾的勇狠狠的，殺呀，打呀，你們只在地底舞臺上變大把戲，你們只是爲你的敵人殺你親愛的兄弟！你們是何等的不懂呀！從來千萬年前以先的覆轍，你們却明知故蹈呵！雖然這也可以說是你們的新覺悟；殺也罷，打也罷，橫豎人生是應該毀滅的呵！」

我正攀着柳枝很注意的看兵士們的動作，糗糊的聽着君越的一番談話，此時忽聽得「毀滅」二字，心頭一顫，不覺問道：

「君越，什麼毀滅？什麼事應毀滅？」

「毀滅原都應毀滅！」君越引吭的說：「毀滅一切！毀滅你和我！」

「一切都應毀滅；然則何必有你，何必有我，更何必有宇宙，何必有一切？」我不服的抗辯。君越正還想接下去答我，靜默的子楚突然喊着聽聽！我急隨他的嘴巴勢望去，原來我所注意坐在柳蔭下的幾個兵士，正在那裏高談闊論；細聽却是自豪彼此放火劫人的事：

「講起殺幾個人，搶幾家人家，那我比喬生有經驗多了；總計吃糧以來，正式打仗不算，單是

女娘子們，也殺得不下十幾個了。我記得頭一次開手的時候，是在Y縣。這一天的前一晚，我們正在城中，晚飯後，忽上官來一條命令說，黃軍已得北軍援助，對於明曉下動員令，施攻擊我軍。要我們專心防備。我們得了這一個消息，全營早已闐闐的鬧做一團。

有的說，我們軍需不足，怎能抵禦；有奮怒的說，餉又不發，只曉得要我們捨死，自己却躲在婊子房裏燒鴉片！衆議紛紛，幾乎把這營房鬧得天翻地覆；幸而連長胡長子勸告得力，方纔寂靜了。當夜十二時許，我因為新來沒有好久，所以許多同營的秘密會議，我一個都沒參入，也可以說沒有資格進去；只一個人提着一根裝滿子彈的槍，在月下踱步。

月兒明亮得像明鏡一般，籠罩着全營霜一般的白；秋風颼颼的吹，使我毛髮悚然！忽的左營坪的一聲，一顆彈丸入空際。接着後面也是拍拍的聲。我聽了，事體有點不對，恐怕是兵變吧！我於是大膽的把槍機一撥，一縷白煙，子彈早已衝出，跟着槍聲如炮竹的響了。我隨着同排的唐胖子，影昌，智，仇，吾，思，吳，大，頭，和謝排長同到周旅長的家中。一陣排槍先把他的大門打得稀爛，想進去去找他的家人，却一個不見，只床底下搜得兩個老婆婆子，問問口供不清楚，我們氣

忿了，一槍就把他們做了。」

這一個滿面橫肉的半老兵士，大約講得有點吃力了；伸手在口袋裏摸得一枝香烟，劃根火柴燃着，深深的吸了一口。

「我們四處搜尋，再找不出一個人來。沒法，我們只得自己動手，翻箱倒篋，隨各人選了幾件貴重東西，你們看這戒子和手表，還是那時得來的呢！」說着，他很得意地把他的手給同伴看。

出門，我們把屋燒了。走到王家灣的轉角處，八營的兄弟們，劫了王團長私宅，及大街錢莊來了。我們合在一起，穿東茅橋到花巷衙街搶綢莊，綢莊的門牆的確堅固，費了許多時，犧牲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纔打進了錦昌的後門牆。錦昌此次可一點沒有預備，什麼綢呵，緞呵，都好好的放在櫃內。我們滿滿的把好看的裝了四大箱。有一個瘦怯的店員，顫的來看，劉金兒賞他一槍腿，把他跌得爬都爬不起來。還有一個四十多歲，穿得很好的老闆，恨不過的望着我們。我一尖刀，刺在他肚上，我把刀一拔，他可是痛得像豬一樣，亂跳亂叫，真也好看。」

「那也造孽可憐！」一個年輕的答着說：

「狗弟弟，值得什麼可憐，他們亂地盤剝小民的時候，幾時覺着我們可憐呢？」

「陸大哥，是的！不是他們要逼得我們當兵，我們何嘗會殺他們呢？」一老年兵士表同情的歎說：

「是的！這原是白刀進，紅刀出，算不得罪過的事呵！」這位陸大哥還是接着述他的經驗。「我們隨後又搶了幾家巨戶，寧馨同我說，他們還姦死了兩個婦人。不久我們看看東方顯着魚肚色，天星已一顆顆的隱去。恐怕天亮出事，我們纔漸漸的回營。上午十一點鐘時，周旅長派兵來了，因為找不出誰是禍首，并且這事也不好辦。只好消除下來，竟奈何我們不得。呵！呵！橫豎他們是同我一樣，不過他們搶的是大件，我們是小件！他們吃的是膏脂，我們檢點殘骨罷了。自從有了這一次的經驗，我搶劫再不落人後了，秘密會議，并認允我主席了，七年種種軍隊成績，那一件沒有我份咧！」

太陽已完全沉沒在山背後了；淡綠的天空鑲上了茄色花邊，遠處山林依稀，只騰得一團

溪 水

了。褐氣。水面被江船電燈照着。映起無數金蛇。灣灣舞着。岸上荷槍兵士。已漸漸增加。此時行人少

「端宜，子楚，天夜了！臨早走罷！停時戒嚴，回去不得。」君越很厭倦的催着我門回去道：「搶劫！搶劫！橫豎我們也是被劫者呵！他們的話何必細聽呢！」雖然他們的話雖未聽完，而已聽到的在默靜的歸途中，却不住的在腦筋中盤旋。

溪水

「英貞朋友，濂溪村中的老媽媽昨日寫信來說：今年真怪，大雨少有，溪水突然變了紅色，意欲請我們去看。她今日又來封信，探問我們放假的日期，她的心意，在這暑假內，還想我們到她家去避暑，究竟你的意思如何？」

回憶去年在那塊同英貞朋友住在一起，每早溪水上，陽光將我兩人的靈魂喚醒，微微的波浪上閃爍的金光，襯着白雲山朦朧的曉色，這樣的清閑的生活，將校中的呆板的上課，吃飯，睡覺的單調生活比來，便有味得多。

老媽媽這人是何等可愛呵！她日夜慇懃地招呼我們，總怕我們失了興趣，感到了寂寞，我想天地間除了老媽媽外，便是自己的親愛母親具有此種心腸了。

老媽媽是個慈悲的人，可惜她沒有兒女，太孤單了。她的宅子，園子，都極精緻，築在一道溪水邊。我們每天早飯後，必往園子裏去摘花，我們的笑語真的替老媽媽的心魂無從地安寧了。

當我們未去之前，和離開之後，不知老媽媽好難爲情的，恐怕每天二十四小時內，只有潺潺不斷的溪水聲能够安慰她於萬一呢。

今年和英貞朋友依舊搬入去年暑假住那矮小的房子，房子雖然又矮又小，但是一開起窗來，就看見一帶汪汪的紅波，不知從何處來，也不知從何處去，就是對岸的幾堆茅草和黃泥築成的房子，當着曉風漸漸起時，幾縷輕煙，直上疎林，彌漫在冷冰冰青灰色的天空下，也不知朝陽從何處升，更不知殘月從何處落。

這暑假內的天氣頗好，「五風十雨」真是特別，却是我們都不大知道利用良晨，在正當的工作上去努力，將好大的光陰天天花於怪誕小說中，未免可惜！

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」我先本不想信此話，從此次再在濂溪村避暑時，才得些小經驗，因爲這暑假中，日來總以怪誕小說消遣，夜來總離不掉夢到怪誕之事，

開頭一天，我看完了一本封神傳和西遊記，那夜晚恰好夢到遊白雲山，登一處仙境，看見一羣仙女在月下跳舞。月下的人影清切，輕白的衣裳，淡至欲無！另有一羣仙婢在旁弄笛簫，淒

水 溪

清的音調，令人神怡！登時，餘音嫋嫋，輕柔歡笑的聲也渺，人影也散入於無有之鄉，只剩餘些衣香花影。

第二天又看了一本聖經，是夜便夢了一個天使，雙翼破空而來，向我微微地笑，微微地點頭，不轉神，依然還飛雲霄去了。這時正是秋涼的月夜，天空如洗，黃花滿地，生趣索然！

像此樣的夢，平均起來，每晚總有一隻，到不很明瞭誰人何勤苦地送給我這般多。

我平日所喜歡和人談講的，尤以溪水變色一夢爲最快我的口，夢爲這暑假頂末尾那夜夢見的。是夢與我周旋時間最久。所以我不能久忘，也不敢忘。

那天落了一下午的秋雨，微寒中人，無聊極了，直到薄暮，老媽媽和英貞的影子杳然，窗外答答的雨聲，和隱隱的濤聲，好似催眠歌，將我漸漸催入了夢境。我睡在靠椅上的時候，還不住的想着日間小說上的事，

我夢見一道紅溪的旁邊，有一所清雅的草屋，屋的側面有一個小小的院子，院外種有一行柳樹，樹條飄拂在草屋的背上，樹的根下拴着一隻小船，船頭坐着一位女神，身被白綃，揚眉

微笑道：「攏我的身邊來！有希望的青年！同我到水晶宮去遊逛！我將同你的前途祝福！同世人的前途祝福！你們是永遠親愛着！永遠牽連着的使者！」那時正繁星滿天，水波如嘯，我的心不覺得被他的柔音軟化若無。

女神和我坐在這小船裏，御着清波漸漸駛進了那草蘆叢裏，再從淡霧裏漸漸飄去時，回顧隱隱的溪水中，仍沒有老媽媽和他。

我俯伏在女神之脚下祈求說：「神呵！讓我回到那茅屋去打轉好！我還有一個老媽媽和一個朋友留在那裏，我若同你去得這樣杳無消息，恐怕他們一定是非常爲我憂愁，傾悶，悲傷……的！可不可讓我去告辭別他們，或叫他們同來到水晶宮去遊逛。」

女神依然深思微微的笑道：「有希望的青年！我願同你的前途祝福！你是永遠會遵守黃金律的信徒，我願你們此心推廣及世人……你不必去，我們此次去不能費許久的時間。」我依舊跪在冷冰冰的船板上說：「神呵！求你永遠扶助我，並扶助世人，永遠不會破壞聖，

經上的黃金律——愛——

水 溪

神莊嚴地說：「我固然如是想，無奈世人不願受黃金律的甄陶，他們將殺人的誠命甘願冒犯了，你看這一帶溪水是和人血流成的！可憐那腥血一陣陣的打入我的禁宮……」

「神呵！溪水可是因這緣故變色的麼？神呵！我實在沒有許多的淚去沖淡那紅波呵！神呵！你有什麼方法去使那溪水轉清呢！」——我俯伏流淚說。

神稽首說：「只要世人個個實行道德上的黃金律我願只要……」

我默默的嗚咽贊歎說：「愛神呵！求你扶助我們！同我們祝福！我們永遠馨香祈禱着的黃金律——愛神呵！」

女神大呼道：「起來！水晶宮近了！」

我伸當真跳出水，忽覺心裏一驚就醒了。開窗一望，早霞照得溪水作微紅的顏色，老媽媽和英貞也沉睡在溫榻上，離我不遠。

路沙

天氣昏黯而灰暗，黃塵隨風捲舞，在這個陰霾慘佈的傍午，傳來前敵敗信，馬德將軍大驚失色，急令馬隊六百出援，並限兩小時衝過飛鵝山。

前進的號令發後，風湧雷動，煙火連雲，刀光接天；殺敵殺敵的呼喊，直穿山門而入；沒半刻鐘，峭壁的高度，全被馬蹄壓落；尊嚴的巖石，低頭垂耳，靜聽宇宙搖搖，槍彈沸沸。

一會兒，叫殺的聲不清楚了，勤快的指揮刀一閃一閃的，開闢了一條雲路，帶着幾排槍眼，怒瞰我們的世界，有——焚燬的村落，白骨的崗巒，鮮血的河流，寸斷的森林，踐踏的禾苗，和敵人的屍身從嵯峨怪石上紛紛滾下。

「看呀，火災，水災，兵災……星火遍地，浮屍萬里……」

「看呀，天地崩裂，風雲消散，日月暗淡，不留一點痕跡……」

在衝鋒隊裏，有位老兵名叫路沙的，是中學畢業生，最有仁愛心，厭惡戰爭的人。他累向馬

將軍告老歸家，累受責罵。他沒有法，只好忍氣吞聲，就將馬將軍的話。

馬將軍說：「路沙，你沒過五十歲，妄想退伍，你不知道軍法可怕？徵兵那時，我們費多少力才弄你來，今日好容易放你回家。我想軍隊中的生活，足管滿你們的意，平日不打仗，有現的吃，喝，穿；又準你們開賭種煙，利益都是你們沾；打仗勝了，十萬八萬的賞軍費，隨你們唱；敗了，有根槍在手，跑到民間去，不愁無錢？哈！你若回了家，幹甚麼？恐怕和小百姓同吃虧——有衣穿不成，有飯吃不成，有房子住不成……」

路沙有隻左手不十分靈動，據他的同伴說，他自己打傷的，不過紅十字會替他醫好了，好了後，他一不感激，二不歡喜。他對他復活的手常常切齒忿罵：「我的手，有你不如無你，假若沒有你，我多莫的自由，快樂，安慰——軍官不能逼我去行凶了，軍官不能利用我去爭奪權利了，軍官不能主使我去恫嚇小百姓捐錢米了，軍官不能分付我去拉夫了……我的手，假使沒有你，就沒有兵災，火災，水災，世界依然是清平的世界，大地依然是優美的大地，宇宙依然是充滿了愛的自然。」

是不敢朝天打，以免軍官察覺。

此次的衝鋒，非常激烈，正忙猛戰的時候，路沙假裝拚命趕敵，把槍對準松樹猛擊一陣，可不一個鐘頭，高峯漸被黑幕網罩，滿山風雨，迷人魂魄，此時，他們的敗運，已由含愁的天空算出，於是他們的人馬細退細退，退下一處沙洲上。那邊敵人的大隊，佔領前山後，揚起紅旗，高唱雲霄，另有幾聲悲壯的喇叭——的答的答，替死沈沈的黑夜舉哀。

大衆亡命向沙洲方面退，有騎馬的，有步行的，有將槍負在馬上自己跑路的，有走幾腳又回顧飛鵝山的，有汚血滿臉，呻吟不已，坐在路邊候人抬的……狼狽不堪呀！路沙跟隨大衆跑，很張皇，踏過沙子和棉絮一般軟，加諸想打逃跑主意，心魂竟是飄然。

雖說馬將軍敗到這般田地，却紀律依舊嚴明，兵士沒有逃跑的機會，計潛行被殺的有三十多個，路沙不在內。馬將軍剛到沙面布好防，轟然一聲，觸發敵人埋下的地雷了。火燄迷漫中，全下幾條性命，路沙和馬將軍倒地上，不知人事。

路沙醒後，馬將軍接着醒過，他看了這種淒涼的景況，不欲再生，抽出紙筆，寫了幾行小字，